

全球通史

10

公元1100-1200

宗教之战

美国时代生活公司授权出版 WS 吉林文史出版社强力推出

/ 欧洲封建秩序 / 圣地之争 / 伊斯兰教进入印度 / 东南亚的寺庙之国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通史. 宗教之战: 公元1100—1200年/美国时代生活编辑部著; 张昊等译.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472-0123-7

I. ①全… II. ①美… ②张… III. ①世界史: 中世纪史—1100—1200

—通俗读物

IV. ①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1877号

Copyright © 1990 by Time-Life Books B. V. Published under agreement with
Time Life Books B. V.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translation © 2010 Jilin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f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devices or
systems, without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except that brief
passages may be quoted for review.

Time Life is a trademark of Time Warner Inc.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7—2009—2182

全球通史 10 宗教之战

QUANQIU TONGSHI ZONGJIAO ZHI ZHAN

/出版人/ 徐潜

/原 著/ 美国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译 者/ 张昊 张晓龙 祝志伟 徐华娟 崔艳红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www.jlws.com.cn

/责任编辑/ 袁一鸣

/责任校对/ 李洁华

/装帧设计/ 柳甬泽 张红霞

/印 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字 数/ 130千字

/印 张/ 11.25

/书 号/ ISBN 978-7-5472-0123-7

/定 价/ 19.80元

直销电话/0431-860375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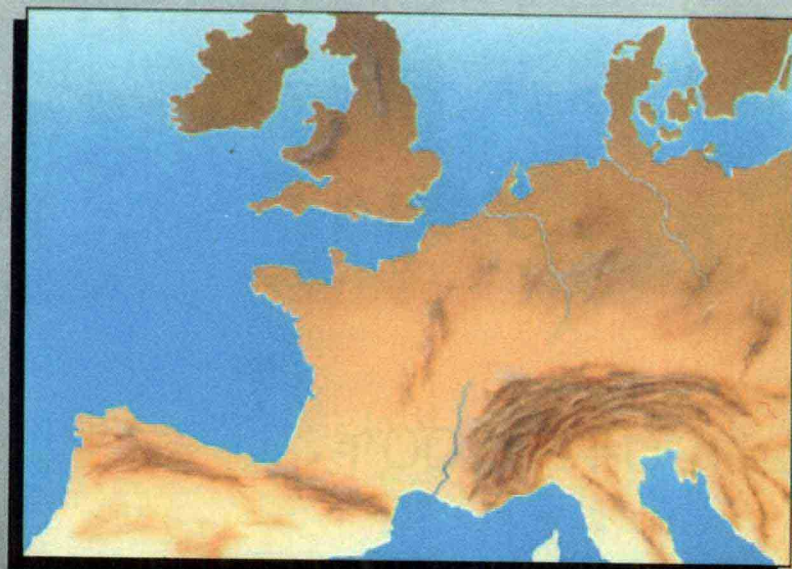
全球通史

| 宗教之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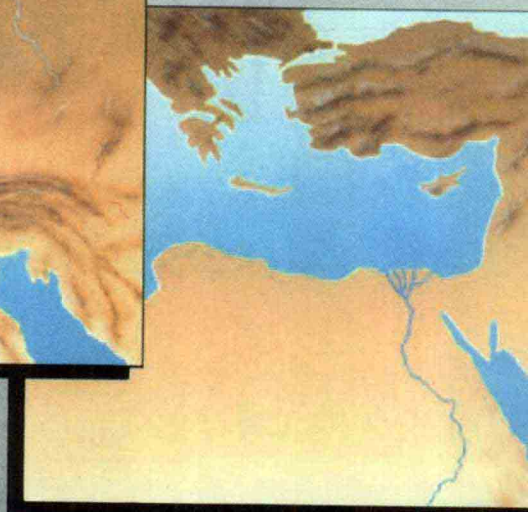
10

公元 1100年—1200年

吉林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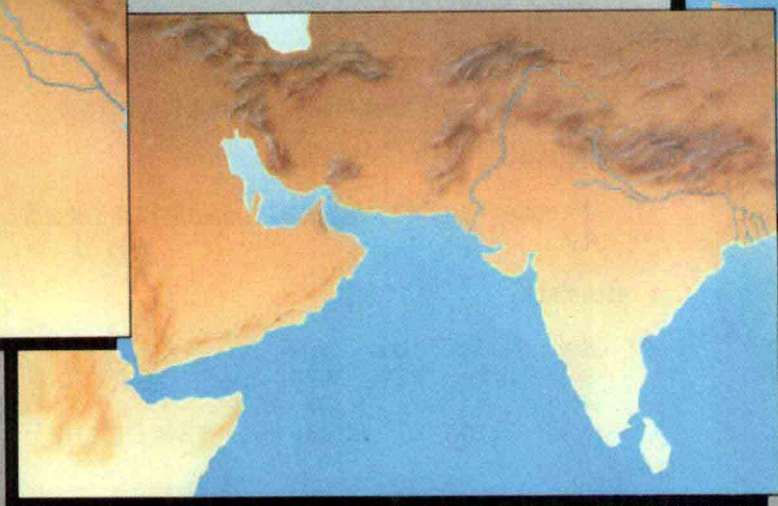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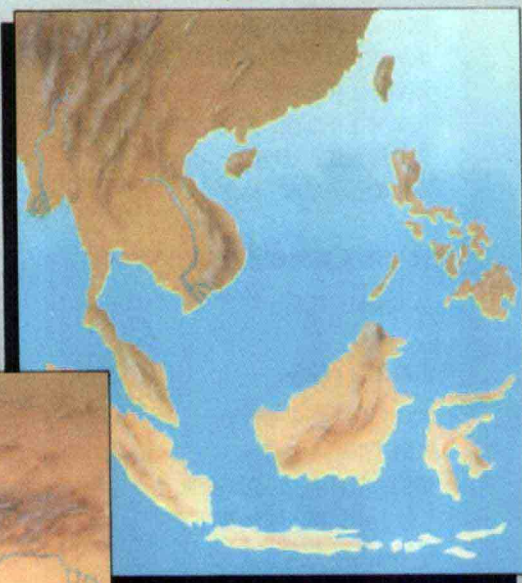
西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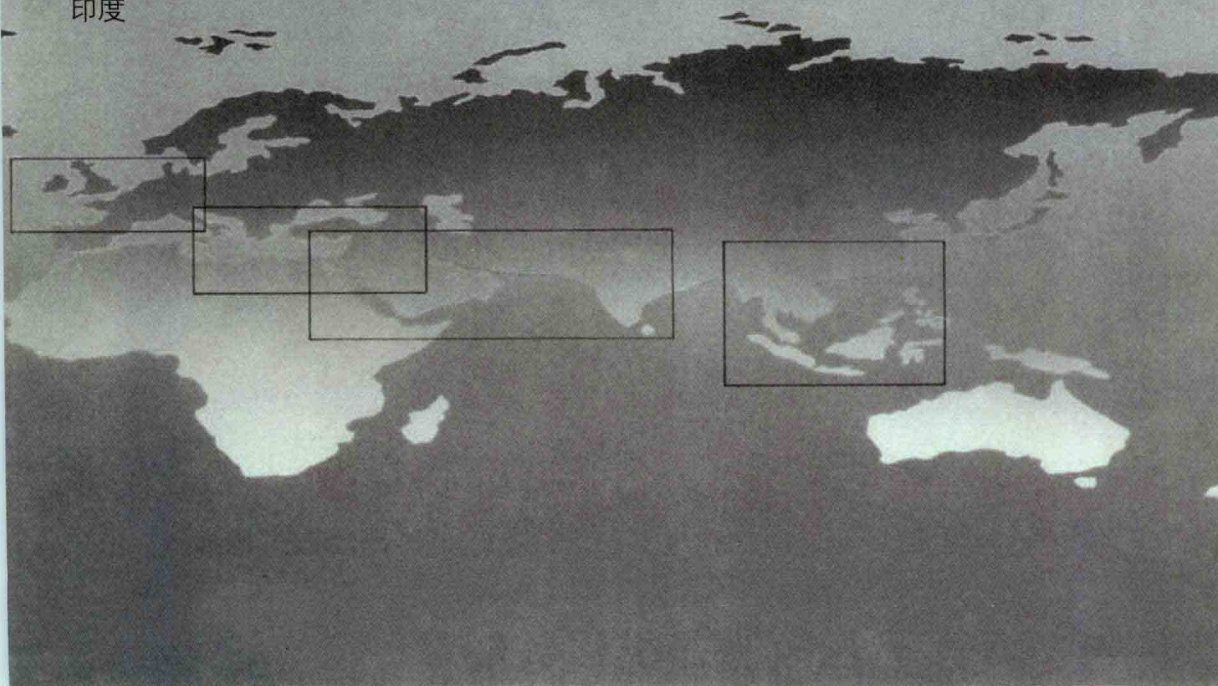
中东

公元1100年—1200年

东南亚



印度



时代生活出版公司

欧洲部主编：苏·乔安娜
欧洲部执行编辑：吉里安·穆尔
策划部主任：埃德·斯凯纳尔
策划部主任助理：玛丽·斯塔普尔斯
研究部主任：亚尼萨·克莱默
副主编：伊尔斯·格雷

时代生活人类文明史图鉴

丛书编辑：托尼·阿兰

《宗教之战》编务：

撰稿：法古斯·弗莱明
策划：里恩·布朗
撰稿：路易斯·塔克（负责人）
卡罗琳·阿尔考克
审稿：戴纳·希尔
克里斯汀·诺贝尔
策划助理：拉塞尔·吉布森
编辑助理：摩里·苏珊兰德

图片部：

图片管理：帕翠莎·穆里
图片统筹：阿曼达·辛德利

编辑制作：

主任：摩里恩·凯利
制作助理：萨曼塔·希尔
编辑部：特里萨·约翰
黛博拉·莱丽奥特

本卷顾问

综合部分：

杰弗莱·帕克，伊利诺斯大学历史学教授；C·A·贝利，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印度现代史高级讲师。

西欧部分：

克里斯托弗·基文·威尔逊，圣安德鲁大学中世纪史讲师。

中东部分：

约纳色安·比利-史密斯，伦敦大学皇家霍勒威和贝德福新学院历史学教授。

印度部分：

C·A·贝利，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印度现代史高级讲师。

东南亚部分：

简·维斯曼·克里斯蒂，胡尔大学以东南亚研究为中心荣誉研究员。

特约撰稿人：

道格拉斯·勃亨，温德森·乔尔顿，
约翰·克特莱尔，斯蒂芬·道恩斯，
艾兰·高尔弗（文献），提莫斯·弗雷萨，
芭芭拉·里克斯，大卫·尼科洛，琳达·普劳德（研究）

联系人：

玛丽·温森莎·阿洛西（巴黎），
安·耐顿森（罗马）

下列人员也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迪克·贝利（日本），迪派克·普里（新德里），
简·沃尔克（马德里）

中文译者：

张 昊 张晓龙 祝志伟 徐华娟 崔艳红

责任编辑：

袁一鸣

目 录

1	欧洲封建秩序	7
	短论：走向孔波斯特拉之路	45
	短论：教皇的权威	52
2	圣地之争	57
3	伊斯兰教进入印度	99
	短论：对来世的幻想	127
4	东南亚的寺庙之国	137
	短论：知识的复兴	167
	大事年表	176



欧洲封建秩序

1

1127年4月的一天，在位于北海沿岸附近城镇布鲁日西边被称做桑兹的开阔地上，一支衣着华丽的队伍在此集结。他们是来自四周平原上庄园和灰暗海湾上低矮城堡的贵族，以及来自富有的圣伯丁和圣奥默尔修道院的教士。他们聚集在此，准备向佛兰德的新伯爵威廉举行宣誓效忠仪式。

布鲁日一名叫高尔伯特的公证人坐在旁边记录这项神圣典礼的过程。在一支按等级和职位排序的队列中，人们依次放下佩剑，脱下礼帽，跪倒在伯爵面前。伯爵对每一个人都进行同样的发问：

“你愿意毫无保留地成为我的臣民吗？”

“我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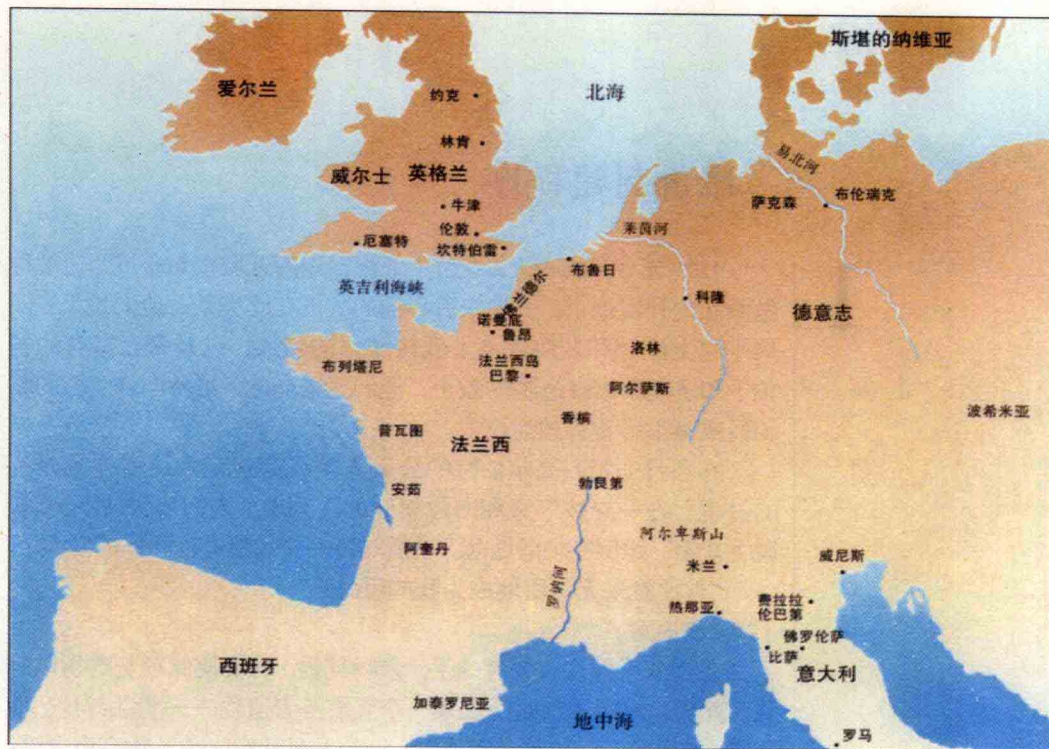
伯爵双手握住宣誓者的手，亲吻其唇，从而使此项契约得以确认。然后，威廉示意助手取来一个装有圣者遗物——骨头碎片、指甲皮、长卷发——的精美首饰盒，每个人都对着这些圣物高声宣誓：“我发誓并保证，从现在起我效忠于威廉伯爵，并将真诚而毫无欺诳地保证对他的彻底忠诚。”

接着，伯爵用权杖轻击每个人，确认其为附庸，这样他们之间的契约关系便告成立。通过宣誓效忠仪式，教士和贵族成为威廉的附庸，受其支配，同时也得到他的庇护。

威廉伯爵的地位并不像效忠仪式那天表现得那般稳固，他能够得到伯爵头衔仅仅因为他的前任“好心人查理”在参加弥撒礼时被政敌谋杀。威廉未能长久享有这一伯爵头衔：数月后，他被佛来芒叛军颠覆而死。和平是无法保证的，和睦——如果有的话——也难以获得，西欧迫切需要加强某种秩序，于是庄严的宣誓和效忠的契约便应运而生。

一个凄惨而血腥的混乱时代从5世纪延伸至现存的记忆中，来自东、北、南各方的入侵者横扫欧洲，损毁座座城镇，摧垮了所有的政府。对于居住在西欧边缘的人来说，他们的痛苦在10世纪时达到顶点。当时，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善于航海的诺曼人袭击了法兰西和不列颠的定居者；北非的穆斯林从地中海威胁着法兰西；来自中亚的野蛮的马扎尔骑兵雷鸣般地进入了德意志。

左图选自德国中世纪最大的家族之一——威尔夫家族的历史手稿。德皇腓特烈·巴巴洛萨（“红胡子”）登基为王，他手持象征统治权的顶部有十字的圆球和君主节杖，旁边站着其子亨利。（尽管巴巴洛萨不属于威尔夫家族，但他具有威尔夫血统。）作为当时最精悍的统治者之一，巴巴洛萨试图对野心勃勃的贵族们行使权力，但由于频繁地受到意大利北部战争的牵制，所以几乎无法保持对自身领地的完全控制。亨利六世继承其父王位后同样发现德国的贵族问题非常棘手，但通过联姻，他在西西里和南部意大利建立了一个新王国。



在12世纪的西欧，法国国王至少在名义上统治着今天法国的大部分地区，但阿尔萨斯和勃艮第的许多地区在其版图之外。英国国王的权限止于威尔士和苏格兰，但是他也是诺曼底、安茹及阿奎丹的领主，他们能够给法国统治者造成挑战。德意志王国包括今天的阿尔萨斯、奥地利和尼德兰。1100年，它还没有将今天东德的大部分地区纳入版图，但在同一世纪里，它的疆界向东拓展并包纳了今属波兰的波美拉尼亚及西里西亚地区。德国统治者，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意大利北部半独立的城邦国家有着世代相袭的统治要求。在整个12世纪，他们与对抗他们的城市之间的冲突仍很频繁。

然而，在当时破坏较轻的中心地带恢复已经开始，但进展极为缓慢，那需用世代而非年代来计算。逐渐地，权力开始表现在地方的领主身上，他们居住于城堡中，与相邻的贵族作战，并统治着处于其庇护下的较少人口。

一些贵族公正地进行统治，还有一些贵族则实行暴政和恐怖统治。领主与扈从间不成文的契约以双重交易为基础：扈从以效忠和侍奉领主作为领主提供庇护的回报。由此产生的社会制度后被统称为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于8世纪首先在法国形成，12世纪初，封建制度在法国大部分地区、英格兰、德意志以及意大利北部地区牢固地建立起来。

12世纪，各国都循着自身的道路发展着。在法国，权力逐渐从小贵族向处于封建制度顶端的君主转移。在封建制度得到强化的英国，强有力的君主已加强了统治。相比之下，德国具有独立野心的贵族为争夺王位多次挑起战争。与此同时，意大利北部城市兴旺壮大，它们的规模和富庶甲于全欧。中产阶级的影响日渐扩大。意大利的种种发展兆示着遍布欧洲的城镇的兴起和萎缩的封建契约的最终败落。

与世俗事务的动荡不定相比，12世纪的欧洲人确信天国的存在。贵族和国王自认为是上帝的子民，有进行圣战的义务，正如任何人都对其世俗主人有义务一样。在十字军反对占领了耶路撒冷及圣地的穆斯林的战争中，欧洲的信仰找到了其最激励人心的表达方式。

整个12世纪，一支又一支大军自北欧向东方进发，开创了冒险的旅程，在基督的名义下进行战争。中东的穆斯林由于纷争频仍而分裂，无法进行一致的抵抗。十字军在利凡特（levant，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等地——译者注）建立了基督教天主教世界的桥头堡，并占据耶路撒冷达88年之久。当一代代伊斯兰统治者用圣战的观念统一其臣民后，十字军才失去耶路撒冷。

印度富饶的土地召唤着穆斯林向东扩张。居于次大陆北部边界的颓废且只关注内心精神的拉其普特统治者根本不是穆斯林武士的对手。12世纪最后十年穆斯林人目睹了印度北部的征服，这是由对帝国的渴望和传播安拉信仰的热情激起的。征服者建立起一个统治印度达三个世纪之久的穆斯林王朝——德里苏丹国。

由宗教引起的野心勃勃的冒险并不局限于基督教和穆斯林世界。在远至东南亚偏远地带，两个处于扩张中的王国的统治者正在从事大规模的寺院修造工程，这些工程反映了帝国的新的财富基础。在柬埔寨，夸赞国王的寺庙建筑和颂扬上帝的神殿一样多，吴哥窟和吴哥通的宏大庙宇都是皇室的陵寝。在非基督教的佛教国家缅甸，国王的建筑行为被认为可以使统治者和臣民都重新获得更好的生活。吴哥国家蒲甘一度曾极端繁荣，随后同时衰落，但因其曾经建造的墓碑遗迹而流芳百世。这两个国家从没有像西欧那样在蛮族劫掠之后重新产生充满活力的社会。

封建欧洲不成文的契约将种种义务强加给农村的每一个成员，最贫弱的人也要为主人从事田间劳动。凌驾于农民之上的地主事实上拥有对农民的绝对权威：他可以驱使农民服从调遣，可以在农民犯错时进行吊打，或者收回其婚配的权利。有力量 and 手段进行征战并有财源武装自己的人受到更多的尊敬，骑士成为领主的附庸。

领主与附庸之间的契约以明确的利益关系为支撑，为双方提供忠诚与支持。当附庸的土地或家人受到威胁时，强有力的领主应进行援助。领主主要指导附庸管理各种事务。为了加强彼此间的联系，领主主要向附庸提供采邑，通常是赠赐土地，偶尔以现金支付雇佣费，



这枚银质印章上的人物和铭文表明它的主人是卒于1190年的法国王后埃诺的伊莎贝拉，她曾将它悬垂在身上作为饰物。图章印在蜡封上，可保证文件的可靠性。这种印记也用在私人礼品和贸易物品上，还可用来封扎信件、作为身份的象征和防止伪造。所以12世纪时，图章在贵族和皇室成员中如同在商人和牧师中一样日渐流行。

附庸也应尽各种义务作为回报。通过宣誓效忠，像威廉伯爵的附庸们在布鲁日所做的那样。附庸要承诺保卫领主的生命、财产和尊严，还要向领主提供战时军事援助，提供可由领主支配的人员或提高财政贡献，附庸还要许诺参加领主的法庭，在需要时提供建议。

为了表明对领主的忠诚，附庸还从事一些体面的工作，如在主人就餐时在一旁侍奉或当主人上马时为其扶持马镫。

领主自身可以成为较大领主的附庸，后者可能是更强有力的贵族的附庸。一个附庸能够同时获得多个领主的封地，尽管多数情况下他只有一位最高领主——统称为封主——此封主对附庸的效忠具有优先权。

教会是封建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修道院院长和主教持有比多数世俗贵族更多的土地，他们往往是国王的直接附庸，但教士们对罗马教皇更为忠顺，这种双重效忠导致了冲突。12世纪时，许多君主都在教会的操纵下蒙受着极端的耻辱。

国王具有诸多教士的特征。对于教会来说，国王是上帝在尘世的代表，他们之所以不同于凡人不只是由于王室的血统，而且是由于他们接受了神圣的加冕礼。加冕礼由主教在教堂内主持进行，新君主坐在御座上，主教用教士就任圣职使用的圣油为其进行敷油仪式，授予其戒指、宝剑及节杖等王权的标志物，并授予其公正执法和捍卫基督信仰的职责。从此以后，国王便凌驾于法律之上，事实上，国王就是法律的活的代表。教士认为国王是唯一流着无罪血液的凡人，他的肉体神圣而不可侵犯。许多人相信，即使国王轻微的触碰就能疗愈。

随着教会对国王加冕礼的控制，君主能够确信无疑地宣称：上帝的恩典使之为王。但世俗的政治活动也应考虑在内，处于统治时期的君主的长子并非要等待继承父王之位。在德意志，王位需经选举产生：王室的所有成员都有继承统治的权力，但需由王国最强大的贵族决定适于王位的人选。12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长子是惯常的选择。在这两国，执政的国王按惯例指定长子为继承人，召集高级贵族通过这项动议，并在其有生之年目睹幼王加冕登基。

国王处于封建金字塔的顶端：唯有他可以真正拥有土地，其他人纯粹以佃户身份持有土地，并以各种劳务和忠诚与国王相交换。但整个12世纪，国王只有在事实上与其王国内的贵族势均力



这是一幅13世纪早期的手稿画。它描绘了8世纪时基督教世界的传奇斗士罗兰正在接受查理大帝授予其作为骑士标志的宝剑和服饰。维系领主与附庸的封建契约的观念在查理大帝时代之后到该画作者所处时代之间一直在发展。但画中所描绘的却是封建制度似乎已经建立时的情景。年轻骑士双手伸展的恭顺姿势象征他的效忠宣誓。通过宣誓，骑士承诺为领主的尊严而战，作为回报，他能够在其生命和领土受到敌人威胁时得到庇护。

敌时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尽管贵族表面上效忠于国王，但一些大贵族却拥有国王也无法控制的财富和影响。

法国卡佩王朝的国王是于格·卡佩的后裔。于格·卡佩意为“戴帽者”，他于987年被选为法兰克国王。11世纪期间，软弱的卡佩家族诸王仅仅控制着他们的个人领地，即巴黎周围称为“法兰西岛”的约2.5万平方公里疆域。国王得到一些公爵和伯爵的效忠，他们拥有的全部土地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法国，还包括比利时和西班

牙的小片地区，但不包括阿尔萨斯和勃艮第的一些地区。在法王的附庸中，包括英国国王，他在法国的身份是诺曼底公爵。12世纪初叶，法国的国王和大土地所有者都举足轻重。其领土事实上是许多独立的小土地所有者的领地零星拼凑起来的，星罗棋布的城堡是他们领地上的统治核心。这些城堡的小贵族所有者就称为城堡主，他们统辖的疆界方圆不超过20公里。从法律上讲，这些城堡主是大公爵和伯爵以及（在国王领地上是）国王本人的附庸，事实上，他们几乎随心所欲地统治着他们的领地。

进入12世纪之后，法国大的地方王公开始维护自身的封建权利，平衡的局面被打破。卡佩家族诸王属于强有力的新兴贵族。作为勃艮第公爵、香槟和佛兰德伯爵以及英国国王，卡佩家族诸王在12世纪中叶通过继承或联姻的方式获得了安茹和阿奎丹南部的广大地区，从而成为法国最强大的王公。

大贵族的首要任务是驯服城堡主。一些小贵族声名狼藉，热衷于滥用权力，除非与之斗争，他们是不会轻易放权力。路易六世（1108年至1137年在位）亲自征伐诸如马尔勒的托马斯这样的地方暴君。托马斯把持着巴黎东北部的一片地区，他的残暴在同时代人中被传为笑柄。其中有人曾写到托马斯在折磨由他面前走过的人时的津津乐道：“托马斯通常不是因为这些人的明显过错而用剑当场将其处死，而是在惨烈的严刑拷打之后将其残杀。没有

人能够说出在饥饿、疾病和拷打致死的人之外又有多少人死于他的土牢和枷锁。”托马斯的双手沾满了无辜者的鲜血。他策动了反对生父的战争，将一位不喜欢他的教会亲戚割喉致死，给曾谋杀拉昂主教的反叛者以庇护，占用教会财产，违背封建誓约而组织武装反抗其封建领主——国王。国库空虚的路易为发动军队，不得不吁请教会进行援助。由于急切想除掉那个杀害教士的暴徒，各教区纷纷筹款。然而，当路易成功地摧毁了托马斯坚固的堡垒后，他却令人不可思议地赦免了托马斯。直到这位男爵犯下新的罪行，路易才将其投入牢狱并监禁致死。

经过多次胜利，12世纪的法国王公们树立起了信心。但对于路易六世和1137年继任王位的路易七世来说，统治的加强决不仅仅是派遣惩罚性的征伐队伍对付难以驾驭的附庸这么简单的小事。为了有效地治理王室领地，路易六世及其子路易七世创建了一个新的管理阶层，他们直接向国王负责，关注王室利益，征收租税并保

证其审慎使用，保卫民众并维护和平。在王室领地之外，国王逐渐开始以君主和封建领主的身份行使国王权力，保卫教会免遭袭击——例如马尔勒的托马斯事件——召唤附庸参加其法庭，附庸通过向领主提供建议而保证封建义务的履行。当被围困的附庸提出呼吁时，



英国的亨利一世无助地躺在床上，环绕四周的是一群愤怒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下图），头戴盔甲、剑已出鞘的武士（前页左图）和挥动着长柄镰刀、草叉的农民（前页右图）。由王国内三个分立的社会等级的反叛出现在亨利的噩梦中是王权极度衰微的征兆：只有臣民愿意服从时，国王才能成其为国王。亨利曾向其医生吐露过这些确实存在的噩梦。以此为背景的插图选自12世纪早期伍斯特两名僧侣编纂的编年史著作。



即便在“法兰西岛”之外，国王也应介入争端。1124年，当德国入侵效忠于路易六世的东部边界洛林公爵领地时，路易六世组织大多数附庸击退了入侵者，这是王室权威逐渐扩大的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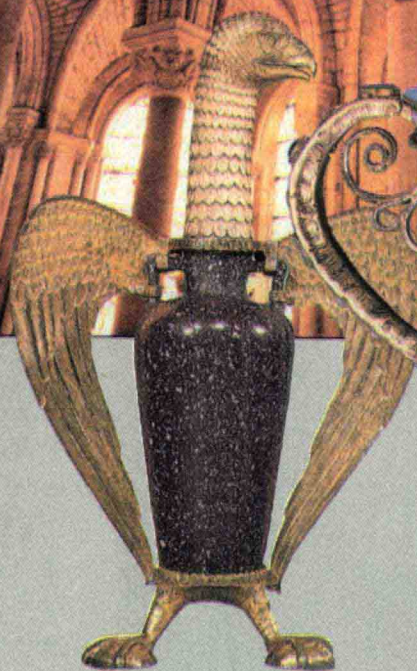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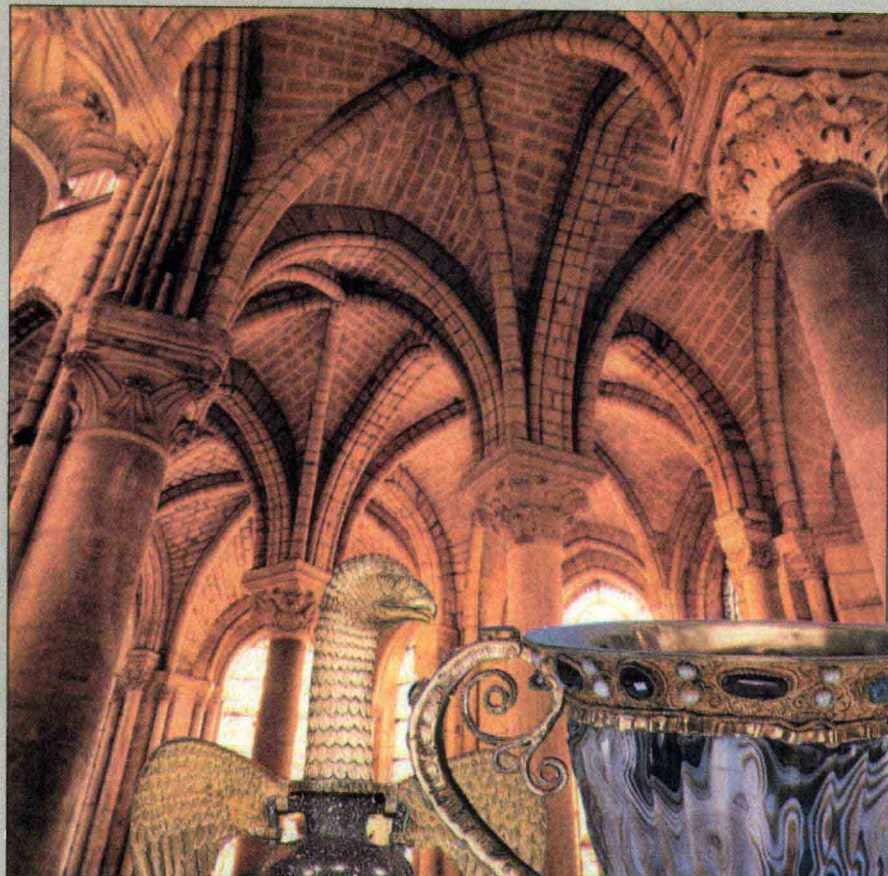
良好的秩序为王室领地带来了繁荣，兴旺的人口和土地上迅猛增长的财富使王室贵族富裕起来。虔诚和具有远见卓识的卡佩家族诸王将大笔财富转入教会的金库中。路易十世创立修道院，新建或重建教堂，授予高级教士采邑及其他财政特权来换取支持。

在教士之中，没有人比位于巴黎数公里外的皇家修道院——圣德尼修道院院长絮热更有影响。作为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的亲密朋友，絮热在前者去世后为其作传，并在后者统治时期成为法国摄政王。当路易七世参加解放圣地的十字军而离开宫廷时，絮热事实上统治着法国。絮热有两个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位修道院院长渴望加强法国王权并使之荣耀，同时，他也希望重建并整修圣德尼修道院。对于絮热来说，他的两个抱负是互相联系的。圣德尼是全法国神圣的守护神，是仅次于上帝的保护者，对于絮热来说，敬奉圣德尼的这座修道院应当成为法兰西民族的象征。法国一代代年轻的王公在此接受教育和训练，大多数法国国王都葬于它的墓地中，具有传奇色彩的查理大帝时代的王室军旗高悬于修道院的祭坛上。

为使修道院与它作为民族圣地的地位相匹配，絮热从法国各地召集艺术家和工匠，并且游说国王和高级贵族，使其乐于提供尽可能多的财源支持他的事业。这些努力造就了哥特式建筑的第一次繁荣。将人的

视野引向苍穹的尖形拱顶直冲云霄，彩色玻璃窗闪闪发光，由木头、石头等制成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凡人、天使、圣者和魔鬼的雕像栩栩

由石制肋拱和尖顶拱门为骨架而支撑起的圣德尼修道院教堂高耸的天花板拱顶。半圆形的走廊直通祭坛。这种开阔的回廊结构使得教会唱诗班的席位可获得充足的光照。



一只由金匠改造的鹰型斑岩花瓶和一个由珠宝镶饰的石英状缠丝玛瑙高脚酒杯，它们的艳丽光泽使修道院高耸的祭坛熠熠生辉。



新修的皇家圣殿

12世纪中叶，巴黎以北数公里破败的圣德尼修道院得到大规模重建，以此表达上帝和法国君主政体的荣耀。圣德尼是法兰西的守护神，6世纪以后的所有法国国王都葬于这所修道院。修道院的祭坛因有一面被认为是查理大帝时代的猩红色王室军旗而熠熠生辉。通过强调法国国王是法国精神上的庇护者的附庸，这座重新修整的圣德尼修道院既提高了王权的尊严，同时也将国王和贵族统一于对上帝的共同效忠之中。

这项工程背后的天才人物是农民出身的教士和政治家絮热。1122年，絮热被任命为圣德尼修道院院长，他同时还担任路易六世和路易七世的首席政治顾问。1137年至1144年间，絮热亲自监督了修道院新门廊和正面装饰工程，并监督了修道院东端举行圣餐礼的神龛、唱诗班席位以及通向侧面的几处小教堂的回廊等工程建设。

在教堂的一个入口处，絮热刻上一段饱含着自己热情信念的中世纪早期神秘经卷的引文：“人类混沌的理念通过物质而上升到真理，并从先前的湮没中重新复兴而得见灵光。”絮热的指导原则是光照和壮观。他在圣德尼修道院的顶部上建造了一个巨大的金质十字架，并搜集了许多珍贵器皿和以珠宝镶嵌的圣人遗迹。在建造唱诗班席位和回廊时，絮热使用了由尖形拱联结的高大石柱取代了厚重的墙壁。阳光便可透过半透明的彩色玻璃窗洒至教堂东端。这样，具有飞扶壁和肋拱天花板拱顶的结构支撑的建筑技艺便诞生了，这就是后来通称为哥特式建筑式样的第一个范例。

如生，哥特式建筑正是此类作品的壮丽结合。

在工程的每一个阶段，絮热都亲自指挥。在他作的工程记录中，他描述了自己如何深夜无眠地考虑屋顶桁架的木材来源，如何在清早跳下床去催促木匠们到林中斟酌他的选择。絮热创作了诗歌刻在修道院正门上，并毫不犹豫地门上刻上这样一个事实：正因为絮热，这座修道院才得以建成。

正如絮热所愿，新的圣德尼修道院不仅成为上帝的圣殿，而且也成为法国王室的圣殿。在重新整理修道院图书馆时，僧侣们发现了——或许是伪造了——联系着卡佩王朝与查理大帝的契据和文件。此后，法国的历代国王都要在此举行年度大典，他们将硬币投于祭坛上，以此提醒世界：他们是天堂的附庸，法兰西是上帝恩赐的采邑。教会和王权密切合作行动，任何一方都从对方的支持中受益。在上述事实的坚实基础上，12世纪法国最后一位而且是最强大的一位国王腓力二世将王权提升到其前任者做梦也未曾想过的高度。他将重新获得被英王占有的领土，并将真正地大贵族行使权力。1223年腓力去世时，法国将拥有欧洲第一个——而且长久以来唯一——一个——真正的王室首都，它不仅是行政和贸易中心。而且是学术中心，拥有大学的巴黎将成为未来数世纪内欧洲精神生活的焦点。